

当单士厘·遇见马可·波罗

单士厘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可·波罗的女作家。在她的笔下,马哥是“西方东学的第一人”。

朱利芳

1908年,单士厘终于来到圣马可广场。

她的心跳得剧烈,风回旋着过来拥抱她。那是吹过马可波罗的风呀!这阵风,吹了欧洲几个世纪,也把勇气、坚持与对未来的期许吹向她,允许她做一个热烈的长梦,一个横跨欧亚的越界之梦。

梦开始的地方,藏在单士厘的少女时光里。她出生于海宁,26岁那年,与湖州的钱恂结了婚。

她的丈夫随大臣薛福成出使,是第一批走出亚洲见识新世界的中国人。钱恂在看世界,她通过书信感受彼岸的风。英法诸国许多闻所未闻的事,随尺素越洋而来,吹过来的新风,让穿行在井台、灶台间的她莫名其妙。

等待让时间过得很快,丈夫初次旅欧归来,描述“西洋景”时,把几个世纪前的旅行家马可·波罗介绍给她。这种“艳羡”对于一位困居斗室的小脚女子,意义非凡。数年后,钱恂再次从欧洲归来,把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放在她的手里。苏州大石巷里的时光变了。

微风轻轻吹拂,单士厘打开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她的视野迅速放大,远方一点点

亮起来。

这本被称为“世界一大奇书”的游记,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经典著作。书里的中国旅游纪实,兼及途经西亚、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奇闻逸事,令她眼界洞开。作为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、文化和艺术的作品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在16世纪诞生之时,即引起轰动。这部启蒙式作品,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,甚至引导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。

从西到东,环球旅行,先驱者的历险成就了新世界的传奇。一个跨越历史文化和地理界限的故事,于她而言,却是畅游世界的种子。尽管那时的妇女走出家门都不容易。

她一边慢慢看“马哥”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、南海等地的见闻,一边翻开中国史书进行对照、细读外国旅行家笔下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,以及西安、开封、南京、镇江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福州、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。当然,遥远的政事、战争、宫廷秘闻、节日活动等等,似乎更吸引这位饱读史书的才女。

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

现在,还是先走近圣马可大教堂吧,这座伫立了1000多年的古老教堂,对于威尼斯而言意义非凡。尤其是教堂宝库里珍藏的那只单色陶罐,被称为“马可波罗罐”,来自遥远的东方,元代的器物,隔着长长的时间而熠熠闪光。

命运的安排永远会有奇妙的转折处。与马哥“结缘”20多年后,她竟然真的走进了老马的故乡——意大利的威尼斯。百余座岛,有川流不息的117条水道,是“桥城”,也是水上都市,河道纵横,以船当车。从河网密集的江南水乡而来,单士厘太熟悉小船行驶在小河的感觉了。威尼斯有美丽的运河,她从海宁出发同样要走古老的运河,历史总是带着熟悉又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她愿长久地停留在古今相依的呼吸里。

这位闺阁女子对国际旅行的念想,终于在地中海的风中化为现实场景。能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走出国门、记录世界的女子,单士厘对得起自己的才华和教养。

马可·波罗从威尼斯出发走世界,在中国为官16年;她一个小脚女子也从江南水乡走向世界,随夫出使各国近十年。跨越东西的异国生活体验的相似度,越过时空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。她确认了自己对马可·波罗的推崇:“所著书,言中国当时事,颇足参考,为西人谈华事者必读之书,推为东学第一人。”

跨过大洋,掠过长风,旅行产生的成果竟然能够改变世界。

虽然马可·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,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曾被当作“天方夜谭”,但随着其游记的风行,他对15世纪欧洲航海事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。意大利的哥伦布、葡萄牙的达·伽马、鄂本笃,英国的卡勃特、安东尼·詹金森和约翰逊、马丁·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,都感受过这阵风。

一个人的旅行,托之于文字,竟然可以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,新时代由此到来。单士厘站在马哥的石像旁,认真思考自己应该做些什么——“予亲履威尼斯之乡,访马哥之故居,瞻马哥之石像,即记游事,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”。

这位六百年前的“马哥”吸引她。撰写《马哥博罗事》专文,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了深入研究,认真考证,单士厘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可·波罗的女作家,并在马可·波罗研究史和中国早期传播史上居有一席之地。

作为首位以女性视角书写海外游记的旅行家,单士厘的作品是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在她的笔下,马哥是“西方东学的第一人”,其视野随着对马哥的关注而深入世界范畴,东西文明史在她的文字里融汇。她随着“马哥”父子的行程在纸上的西亚游荡,埃及、耶路撒冷、亚美尼亚、蒙古……那些陌生而辽远的苍茫大地里驰骋。

她也在广阔的历史里远行,观波澜起伏,看争斗厮杀,国际眼光和理性思维在推波助澜。她的身边是浩荡长风,她的烂漫,属于宽阔无比的疆域。

(作者系省作协会员)

话的时候,我正在填报表格——我计划考一个证书。

这样一通想下来,我忽然生出些恍然:好像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快,自己并没有闲着,但是具体忙了些什么,好像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似乎没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儿让我顶上,却陷入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事件以至于淹没。最后我的回答竟然是“协会里有些事儿”,好像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想出来的答案。

难道我的工作不忙?当然忙!但是工作难道不是常规忙吗?我理解的“忙”应该是常规之外的那种“忙”,是已然必然之外额外附加的那种“忙”。是的,那种非常规的“忙”。

是不是几乎每年年初,你也会信誓旦旦地做一些计划,在忙碌中,恍惚就到了年末?此时,再提到年初计划,你内心不免怅然。那最好的方法是不是不做计划?我想起儿子小时候说过的话“你从小就让我做计划,我就是做给你看的,从来没有执行……”你是不是也是那个没有执行的人?

一直以来我有写日记的习惯,日记像是某种记录,记录着每一年、每个月、每一天甚至每一刻钟。以计划与记录的方式,这种自律或者秩序,是否能让“忙”更具体、更有成效?也许它们充其量是一种未

经审视的习惯。那么,如果打破会怎么样?比如我周一周二并没有按时午睡,这会让整个下午变得煎熬,时间变得更长……

我们常说时间是最公平的,但是在年末这个节点,又觉得时间好像是偏心的——我们并不清楚知道自己在忙什么,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收获更多。

我总有追赶时间之感,后来察觉这类似于夸父逐日。于是试着单方面与时间做了和解——我要和它共存,不必火急火燎地去追赶,而是肩并肩跟它在一起。清晨要听到第三种鸟鸣声才起床,慢慢喝杯温水;静静地瑜伽伸展二十分钟,有时还能翻两页书再去上班……傍晚,看落日慢慢隐在楼宇后面,猜想夕阳会在新版桥多些逗留,那里河水闪亮,白鹭翩飞,货船带来的与带走的一样多……时间与我同在,这种感觉特别惬意和美好——不只时间可贵,我们也同样可贵,同样值得珍视,这是“美美与共”的互利与共生。

有人说:人到中年,“忙”是一种福气,说明我们身体不错,状态也不错。也有人跟我一样,试着与时间和解,踩着“忙”与“不忙”的跷跷板,在年初计划与年末总结时保持某种平衡与平和。

我很想知道,你怎么看“忙”这个问题?

(作者系中学教师、社会工作师)

后来,夜露成霜,是岁月的凝练与沉淀。

霜遇寒而凝,人经事而稳。从露到霜,是褪去浮躁的冷静,是收敛锋芒的练达。外在的艰难苦恨是那夜的寒,一遍遍打磨着棱角,褪去了年少的莽撞;内里的自省沉淀是心的容器,将过往的悲欢、得失、迷茫一一收纳,酿成沉稳的底色。霜不像露那般易逝,它覆在枯草上,凝在窗棂间,带着一种清冷的笃定——不张扬,不刻意,却自有力量。

人到霜境,便懂得了“可为与不可为”的分寸:不再遇事便横冲直撞,学会了藏心事于眼底,露稳重于言行;不再执着于非黑即白,懂得了世事的灰度,如霜色般介于白与清之间,守着一份中庸的通透。

霜比露多了沉稳,比雪多了柔情。

霜色染鬓时,肩上已扛起烟火人间的责任。上有垂老的父母,看他们佝偻的背影,便懂了昔日唠叨里的牵挂,那些曾以为的“束缚”,都化作了如今的宽容与珍惜;下有稚嫩的儿女,听他们清脆的啼哭,便懂了生命的传承与软肋,那些沉甸甸的责任,都裹着化不开的柔情。霜不像雪那般凛冽,它带着一丝温润的凉,是历经世事后仍未泯灭的善意。晨起推窗,霜覆草木,不似雪的压迫感,反倒添了几分诗意的温柔——正如人到中年,见过人心复杂,受过世事磨砺,却依然愿意对世界保留一份柔软,对亲友倾尽一份真诚。

再后来,霜化为雪,是人生的终境与回响。雪色入发时,满头苍白如岁月的留白。比起霜的温润,雪多了几分凌厉,那是时光之刀刻下的痕迹,是风雨半生留下的沧桑。雪的凌厉,是眼角的皱纹,是鬓

正是一路的蜕变与沉淀,才让人生如自然般,层次分明,意蕴悠长。

郭华悦

露,是清晨草叶尖的一抹透亮,是未经尘嚣浸染的纯粹。

这像极了人年少的时光。露的清透,是眼底无杂质的澄澈,是心中无城府的赤诚——哭便放声,笑便开怀,爱憎分明如琉璃,不染半分俗世的油腻。

“露”字,上雨下路,恰似年少时的人生轨迹:一路伴着风雨跌撞,却总能在晨光里舒展成最干净的模样。或许会因一场骤雨坠落,或许会因一阵晨风消散,却从未失去那份饱满的本真,像孩童攥在手心的糖,哪怕融化也留着清甜。那时的世界没有复杂的褶皱,所有的情绪都直白如露,映得出蓝天,照得见星月。

雪色入发时,满头苍白如岁月的留白。比起霜的温润,雪多了几分凌厉,那是时光之刀刻下的痕迹,是风雨半生留下的沧桑。雪的凌厉,是眼角的皱纹,是鬓

马可·波罗从威尼斯出发走世界,在中国为官16年;她一个小脚女子也从江南水乡走向世界,随夫出使各国近十年。

跨越东西的异国生活体验的相似度,越过时空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。她确认了自己对马可·波罗的推崇:“所著书,言中国当时事,颇足参考,为西人谈华事者必读之书,推为东学第一人。”

跨过大洋,掠过长风,旅行产生的成果竟然能够改变世界。

虽然马可·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,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曾被当作“天方夜谭”,但随着其游记的风行,他对15世纪欧洲航海事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。意大利的哥伦布、葡萄牙的达·伽马、鄂本笃,英国的卡勃特、安东尼·詹金森和约翰逊、马丁·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,都感受过这阵风。

一个人的旅行,托之于文字,竟然可以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,新时代由此到来。单士厘站在马哥的石像旁,认真思考自己应该做些什么——“予亲履威尼斯之乡,访马哥之故居,瞻马哥之石像,即记游事,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”。

这位六百年前的“马哥”吸引她。撰写《马哥博罗事》专文,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了深入研究,认真考证,单士厘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可·波罗的女作家,并在马可·波罗研究史和中国早期传播史上居有一席之地。

作为首位以女性视角书写海外游记的旅行家,单士厘的作品是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在她的笔下,马哥是“西方东学的第一人”,其视野随着对马哥的关注而深入世界范畴,东西文明史在她的文字里融汇。她随着“马哥”父子的行程在纸上的西亚游荡,埃及、耶路撒冷、亚美尼亚、蒙古……那些陌生而辽远的苍茫大地里驰骋。

她也在广阔的历史里远行,观波澜起伏,看争斗厮杀,国际眼光和理性思维在推波助澜。她的身边是浩荡长风,她的烂漫,属于宽阔无比的疆域。

(作者系省作协会员)

【嘉湖漫笔】

深蓝故事

“深蓝”的青春力量,为湖州与嘉兴悠久的历史地理情缘写下充满活力的青春注脚。

孙贤龙

在安吉调研时,我曾与程铄钦交流过多次,他原是一名小学老师。而海潮村党委书记钱锋,我是第一次见。他们都是“90后”。那“十七次拜访”正是钱锋写下的诚意篇章。“一开始,程总他们看不上我们。”钱锋介绍,“利用周末,我和村班子成员去了多次,学习‘深蓝’的运营,也表示我们做事的决心。”

“通常被人拒绝一两次,对方就不会再来了。但钱书记来了十七次。”程铄钦坦言,他被这份韧性打动。后来,他们一起走到河口,看见内河与钱塘江交汇处的那片空地,灵感忽然涌现,他才真正下定了决心。

我们第一次步入“深蓝计划·礼堂”,景区还未正式开放。抬头望去,礼堂那流畅的白色墙体与高耸的空间造型相映成辉,是最引人注目的打卡地。几对情侣正在拍摄婚纱照,钱锋介绍说,来这里拍摄婚纱的年轻人确实不少,来拍晚霞的更多。

景区南侧河道上架了一座步行桥,桥面是玻璃,步行三五分钟就能登上堤岸。在“大缺口”观天下奇观钱塘江,真是独一无二的创意。这天尽管是小潮汛,却见不少游客观完潮后步入景区游玩。

中午,我们在景区的“又寻”餐厅用餐。这是一家由两位年轻姑娘主理的餐厅,格调休闲而高雅,菜品追求“轻集合”与“融合”理念,西式烹饪手法搭配中式风味,再融入海宁本地特色,别具一格,亦十分可口。海宁人称之为“漂亮饭”。

如今的“深蓝计划·礼堂”,更融合了住宿、摄影、打卡与餐饮等多种功能,悄然矗立于江畔,迎接着八方来客。

三

“深蓝计划·矿坑”与“深蓝计划·礼堂”,这两件风格迥异却广受欢迎的作品,背后贯穿着同一种内在逻辑。

“深蓝计划·矿坑”追求的是一种对立中的和谐。古朴粗粝的崖壁与现代柔美的湖水相互映衬,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对比,又在反差中达成和谐。程铄钦与其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独特的美,以轻投入、巧运营的方式,将“生态伤疤”转化为“审美资源”,可谓“化腐朽为神奇”。

而“深蓝计划·礼堂”,则并非对乡村样貌的简单模仿,而是通过引入现代审美意识,构建起一场新与旧的对话,营造出充满张力的文化现场。白色尖顶的建筑,要是放在过去,以传统思维审视,或许显得“另类”,但正是这种“另类”,悄然推开了人们心底那扇向往美的窗,引来一片“没想到我们的农村也能这么美”的惊叹。

“深蓝计划”中,还有一个重要载体——“深蓝咖啡”。站在矿坑崖边或礼堂窗前的游客手中的那杯咖啡,早已不只是一杯饮品,更是一种与更广阔世界连接的方式。咖啡背后,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生动实践,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。

程铄钦深知,“深蓝咖啡”终究只是一个载体,“年轻人来到乡村,并非只为了喝一杯咖啡,而是追寻自然的景色以及由此滋生的情绪价值。”这句话,点破了当代乡村发展的关键——当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,精神消费正在重塑乡村的经济逻辑。情绪价值虽是抽象的,却需要具象的表达。

在安吉矿坑,团队不断深化场景内涵,先后打造了51处打卡点,将整个场地转化为一个“大型户外摄影棚”。这种生动实践,既是商业模式的创新,更是对文化的“转译”,将都市的审美趣味和社交方式,与乡土资源进行创造性结合。在矿坑边举办音乐节,在江畔礼堂策划脱口秀……让乡村成为多元文化交融、新旧对话的生动现场。这或是更深层次的城乡融合发展。

“深蓝”的青春力量,为湖州与嘉兴悠久的历史地理情缘写下充满活力的青春注脚,更赋予了其开放、创新与青春的时代新义。

(作者系在职公务员)

二

来到海宁丁桥镇海潮村的“深蓝计划·礼堂”,我心里泛起一种天然的亲切,我的老家,就在隔壁的丁桥村。

大约一年前,程铄钦就跟我提起,正和海潮村合作一个新项目,也叫“深蓝计划”。我当时就充满期待。今天真正走进这里,首先打动我的,是那个“十七次拜访换一次心动”的故事。

